

玄覽堂叢書

第七冊



裔乘西北夷卷之八



閩漳浦楊一葵翹卿父著

哈密



哈密為漢伊吾廬地西域諸胡入貢要路也漢
明帝征匈奴取以為屯田西域遂通及烏耆龜
茲殺都護陳陸童帝乃罷屯田伊吾遂入匈奴
後班超定西域復得其地鄧太后時西域畔超
子勇往平之於是龜茲等十七國皆服復開屯

田置伊吾司馬統之隋初商胡雜居有勝兵千
餘人甚驍悍隋末內附置伊吾郡已而又臣突
厥唐貞觀初來降因裂其地為西伊州自是遂
為唐郡縣矣石晉時為仲雲所據唐宋以來有
陳氏領州凡數十世然其名號不可得而紀云
元末威武王忽納失里居之改封肅王卒弟安
克帖木兒嗣我朝永樂元年貢馬明年乞封
詔封忠順王賜金印所統有回回兀兒哈刺灰

三種各以其酋為都督自洪武以來前後所置
衛八曰哈密曰赤斤蒙古曰安定曰曲先曰阿
端曰罕東曰罕東左其先置後廢者曰沙州俱
在嘉峪關西而哈密最西凡西域天方等三十
八國貢使至必哈密譯其文乃發安克帖木兒
卒無嗣有兒子脫脫者先是俘蠻夷邸 上厚
撫之使嗣王設衛置官以華人周安為長史劉
行為紀善脫脫酒酒昏縱部下不附九年卒封

其泛弟免力帖木兒為忠義王宣德元年免力
帖木兒卒 詔以脫脫子卜荅失里嗣王仍稱
忠義以幼故復立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子脫
歡帖木兒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四年忠順
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嘗為其母乞醫藥
上加予之仍 勅罕東諸衛還所掠哈密人畜
無何瓦剌攻哈密劫王王母去 詔詰瓦剌歸
王及歸王母哈密自是畏瓦剌稍貳于我通虜

拘畱漢人甚衆而使者復暴橫至毆死護行軍
校邊臣請絕其貢 詔曲貸之天順元年鎖魯
壇卒弟卜列單嗣王乞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
兵器諸物 詔下有司予王朝服母妻罽毼冠
餘勿許卜列革卒世絕王母努溫答失里署國
事乃以脫歡帖木兒外孫把塔木兒為右都督
守哈密未幾死子罕慎嗣為都督成化九年上
魯番酋速檀阿力尤雄黠土魯番即車師地速

檀猶華言王也攻破哈密執王母及金印去哈密及三種夷無主竄居苦峪諸山峪或歸附居甘肅或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故奪之不可不問乃遣通政劉文高陽伯李文討之竟不得其要領而還阿力遂益輕中國侵擾我內屬諸夷矣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未壯守臣請乘間納罕慎十八年罕慎入哈密進左都督罕

慎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貢使苦要索有怨言
弘治初阿黑麻計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
脫脫族請自王哈密兵尚書馬文升諫諸夷各
有分地安得相併且言夷俗重種類非得元裔
不足以攝服諸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安定王
裔孫陝巴以聞 詔封陝巴忠順王主國事未
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金印太命兵部侍郎張
海往經畧之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

夷怨土魯番次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
使者方扣關互市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
通彼窮而歸怨阿黑麻則土魯勢孤將自保不
暇烏能有哈密哉 上不用泛廷議 詔海檄
令土魯番歸陝巴乃許貢不則留前使而絕其
後使仍以馮亦虎僊等為都督轄三種夷奄克
投刺為之長如罕慎故事海等不待 詔遽歸
下獄謫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畧罕東諸衛乃戍

其使四十餘人于兩廣而閉關絕貢卒如英策
是時阿黑麻已西去留其將牙木蘭以四百騎
守哈密馬文升用指揮楊翥計屬撫臣許進帥
臣劉寧使副將彭清以番漢兵三千襲破哈密
牙木蘭遁去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
遂盡焚其廬舍內徙肅州云十年阿黑麻以絕
貢失互市窘乞歸陝巴而復其貢明年陝巴歸
復故封遣兵護之國以奄克字刺寫亦虎仙等

佐之奄克字刺罕慎弟也故怨土魯番阿黑麻
之殺其兄於是威寧伯王越楚為帥統諸路兵
乃以罕慎女妻哈密陝巴以結其心然陝巴嗜
酒人多怨之亡何部酋阿孛刺構阿黑麻以真
帖木兒為王真帖木兒即阿黑麻次子也陝巴
奔守臣令董傑諭阿孛刺使還陝巴不聽傑遂
與奄克字刺等擒斬阿孛刺復其王送真帖木
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讎殺帖木兒不

敢歸初阿黑麻之殺罕慎也詐與結姻乘間得
行其志故帖木兒母即罕慎女也帖木兒遂依
奄克孛刺守臣恐與陝巴有隙使居甘州而阿
黑麻子滿速兒遂自立為速檀矣正德元年陝
巴卒子拜牙郎立滿速兒令其將火者他只丁
襲破哈密逐拜牙郎而以火者他只丁守之
詔遣都御史彭澤督師討之澤度滿速兒強未
可勝乃以繒綺二千及白金器皿入土魯番說

令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城池已而澤召還
而拜牙郎尚為所留我益幣索之卒不應滿速
兒益驕日夜與寫亦虎仙木蘭等謀入犯縱騎
蹂我關外及喜峪諸城會滿速兒以他事怒罵
亦虎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為解許至肅州歸
幣千五百疋滿速兒乃止不誅及入徵幣無有
遂復奪哈密城大入為寇殺遊擊芮寧迫肅州
城下偽請和而陰約諸路夷及夷使為內應兵

備副使陳九疇廉浚其情嬰城守而媾瓦刺達
兵掠其巢頗有所斬獲滿速兒懼走我乘之而
副將鄭蕙及奄克孛刺又敗之瓜州滿速兒復
請和巡撫李昆以聞然滿速兒實無意和竟留
拜牙不肯歸九疇議欲絕其使使自窘李昆謂
不宜絕兵尚書王瓊右昆議從之瓊雅欲脩郅
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日媒藥西北事噉夷使訟
九疇激變邊 詔奪澤官九疇論戍而罵亦虎

仙者以貢至寅緣倖臣以秘術干 上得侍左
右橫甚至冒國姓嘉靖改元暴其罪并子婿論
死西市逮戍王瓊起欽澤兵部尚書九疇都御
史撫甘肅三年滿速兒來攻甘州九疇戰走之
殺火者他只丁時部下傳滿速兒死九疇以聞
上方念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
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捷聞獻民等實未見賊而
滿速兒故無恙諸議禮貴臣素善王瓊欲甘心

澤九疇乃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 上怒
甚勒澤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尚書胡世寧力
救得戍而瓊遂為總督滿速兒既敗歸數使使
求貢而令牙木蘭入寇牙木蘭者曲先夷也幼
為土魯番所掠滿速兒愛之數苦邊七年滿速
兒以其入寇不從欲誅之懼而來降冬滿速兒
乃請歸哈密瓊以聞下廷臣議時頗有言哈密
難守不宜復者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所以

離戎虜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或
難其守欲棄之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第宜
覈夷情討軍實下令有能和輯諸戎屏我西陲
則畀以其地毋規規忠順後為也尚書許世寧
疏言先朝不惜棄交趾太寧何有于哈密且我
實封殖忠順以為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
為虜後遂與戎比而窺我耗金帛勞士馬無尺
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為資以邀索我臣以為此

與國初所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等
耳安定王又在哈密西最近邊今皆存亡不可
知我一切勿問而獨戀戀于哈密何也昔光武
閉玉關後世善之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
毋憊中國尚書桂萼亦如世寧議上從之初
王瓊起自謫戍以謙禮諸臣荐銳意哈密土魯
番日以金印為市遞歸遞奪其回回畏兀兒哈
刺灰三部皆歸附之哈密徒空名耳都御史唐

澤御史劉濂復上疏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
迹有已然理有當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
滋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
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毋黷此當然之理也
處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則禍連而不解此必
然之勢也蓋師戒輕舉寇難橫挑其大者有五
焉尺籍空虛屯田榛蕪兵食不克一也我屢挫
而却彼方勝而銳二也我失瓦刺之援進則無

資彼合瓜州之力進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創
夷未蘇赤斤諸衛零落殆盡根本既搖藩籬亦
撤四也西南苦虜東北苦戎并力則投襟深入
則枵腹五也况哈密遠在磧外豺狼是隣強驅
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兵必難留勢將
自潰為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蒐乘補卒慎擇
將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蹈瑕遘
釁維吾所欲為招瓦刺城瓜沙興哈密襟喉西

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
瓊亦心知其難卒請泛澤議不復城哈密云其
地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里至肅州肅州西七
十里為加峪関関西並稱西域而陝西以南自
四川抵雲南徼外並稱西番其最西則為哈密
焉哈密諸夷什處居土房俗悍好利其山川則

天山馬駿山合羅川

唐回鶻公主所居

其產則鑛鐵四

味木

出天山實如束以竹刀則甘鐵刀則苦木刀則酸盧刀則辛

大尾羊野蠶綿

外史氏曰哈密在嘉峪關外雖云綰轂諸夷然
迺立遞廢徒以春秋耀吾車甲敝中國以事無
用之遠夷不已過乎

高皇帝置衛有八而設關于內良有深意乃豫
章羅氏謂宜設以督府鎮以重臣如漢置都護
故事使西戎北虜而不相通蓋以携其交而分
其勢是亦一策也然當此物力凋耗之秋議論
煩多之日誰敢為 國家肩此事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在肅州西四百三十里西至沙州界
一百八十里周為西戎戰國為月氏秦漢屬匈
奴即酒泉燉煌二郡也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
後沒於吐蕃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烏其地有
白山多草木禽獸我朝永樂二年故韃靼丞
相苦木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金蒙古
千戶所以塔力尼為千戶賜誥印尋陞所為

衛陞千戶為指揮僉事十年老的罕叛走匿赤
斤命右廢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討之彬榮計
道險轉餉難且隆冬興師非司馬法請止兵
上從之勅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
綺幣襲衣晉指揮同知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
嗣晉都指揮同知宣德七年所部韃人祖失加
卜等來歸命居之平涼正統元年以討韃韃
功晉且加失旺都指揮使五年晉都督僉事明

年 勅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革古者可見即
等曰近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州衛護行爾獨
棄朕命不遵革古者又時率屬往來沙州為盜
暴苦行旅甚負 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
等之意其年赤斤蒙古以瓦剌寇掠乞內遷爾
州之白城山不許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而
不已且予之巢又不許且加失旺卒子阿速嗣
為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言肅

州都指揮胡麟阻其市場 勅戒胡麟而以鎖
火者為都指揮僉事先是瓦剌嘗求婚且加失
旺未即聽至是也先復遣人要阿速往受聘阿
速以聞且請內遷避之 報詔往而見詐悔將
何及赤斤爾世守地柰何棄之是時瓦剌強赤
斤蒙古與沙州罕東名雖內屬然陰與虜市至
受平章等官沙州酋薛令以為言 詔詰責之
十一年赤斤酋鎖合者赴 闕下乞携部落來

歸 上遣還下其事于總兵任禮初苦术娶西
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
者乃分所部為三帳苦术自領中帳而使塔力
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達人
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并右
帳相讎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歸未幾死以其
子切塔兒嗣為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取
道赤斤其部酋徃徃劫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

獲劫者械至京釋之景泰元年晉阿速都督同
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後復晉左都督五年瓦剌
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脇使助已阿速白其書
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撒塔兒嗣為左都督六
年逆夷族請以其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為
指揮僉事佐瓦撒塔兒其明年瓦撒塔兒卒子
賞播塔兒嗣十四年夷酋復表言賞播塔兒幼
不更事乞以指揮加定代視報可遂以加定

為都指揮僉事仍令俟賞播塔見壯還衛政是
後土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
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遂虛所產麩金鼓磬網
肉菱蓉等物

元先以書訪亦介諸君屬他職已可通自其
 厥化二年河運平子九徽塔先廟為左衛營六
 節其後學亦以其故父乞已失知中丁二人
 蘇人端出多表塞不博蓋靈而益發金道禁
 與之得者則命其外亦亦在至五道間查其
 為時蘇軒會事以令刻費蘇蘇其出還海如矣

罕東二衛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本西戎部落居沙州城在
甘州西南古燉煌地也洪武二十五年入寇
命國公藍玉討之至阿真川土酋哈答等遁去
乃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刺思遣使入貢遂立
罕東衛以鎖南吉刺思為指揮僉事永樂二年
渡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晉指揮使塔
力襲為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為指揮僉事皆

賜剋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
奏所部夷人以負內供馬逃赤斤復因官兵討
曲先相驚欲為亂上令守臣招撫使復業曲
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結以擒斬首虜功宣
德七年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劄兒加邀劫
使者命都督劉廣史昭討之渡畢力朮江劄
兒加詣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廣等以聞
命宥之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

人逃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
擄掠人畜 詔戒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
密來侵 上念諸夷數相告言構怨無已時而
哈密又累誘瓦剌盜塞下 詔都御史馬昂約
忠順王母與罕東讎且令偵虜情報我成化九
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右通政劉文奉
命調罕東兵往討無功而歸是時罕東諸夷皆
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讎殺逃屋

沙州 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衆班麻思
結即奄童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既廢
請立罕東左衛 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嗣其
祖官領衛事已而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
番掠沙州諸夷只克請救兵部尚書馬文升議
發罕東兵襲之罕東失期師卒無功自是土魯
番入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
掠其資罕東愈激矣弘治時往往款塞求恤已

而只克卒孫日羔刺嗣為都督嘉峪關諸衛惟
罕東二衛最弱成化時土魯番迭入哈密二衛
不能支流散各城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番
乃稍稍歸牧及牙木蘭再入沙州遂益殘破其
酋土巴等咸叛附土魯番矣嘉靖初日羔刺與
土巴等復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
山半居威虜仍擇其壯者練習之番休迭上皆
聽日羔刺約束于是部落侵蕃而我以餉夷坐

曲先

曲先在甘州西南東抵安定西抵肅州古西戎
部落也漢為張掖郡地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
我朝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為
指揮同知後為朵兒只巴所攻併入安定居阿
真地永樂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即等表言
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徙治報可因以三即領
衛事給印章併徙安定治所于昔兒丁永樂末

散即思及安定首刼殺中使洪熙元年 命李

英討破安定安定王詣 闕謝罪曲先遠遁追

踰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濶而還宣德元年散

西思以討叛夷有功加國師禪師尋遣使入貢

二年散即思復掠我使者及西域貢使 命都

督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逃遣

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 上以遠夷不足較

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正統二年頭目黑麻毗

遣指揮火丁等貢方物嘉靖中土魯番破哈密
擾我甘肅而曲先衛人木牙蘭亦為所劫已而
牙木蘭貳于土魯番擁帳內附土魯番欲殺之
請以哈密易牙木蘭兵部尚書胡世寧以為不
可乃止自後曲先屢入貢不絕然亦苦土魯番
內徙失故地矣

大計彼安是安定正論
 由於失給此莫是正論
 何乃出言與由是莫又實不與
 請以半卷者亦不備其時
 亦未聞其于正者亦莫與
 與於甘肅而由是莫不與
 豈許其夫行其言亦不與

安定阿端

安定在罕東之西沙州之南韃靼別部也地廣
袤千里無城郭以馬乳釀酒羶帳為廬產馬駝
玉石秦漢初為月支匈奴境漢武拓地始置燉
煌郡治云我朝洪武七年八月撒里畏兀兒
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賜織
金文綺分其地為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
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明年獻故元

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 詔從之
以夷酋沙刺等為指揮等官永樂二年貢馬五
百 令甲諸番貢馬償以茶今以安定遠泛河
州衛指揮康壽言易給布絹未幾安定王為曲
先指揮沙刺所殺部落潰散永樂十一年其孫
亦攀丹來朝復故封 賜以印誥使歸安定二
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為
安定曲先人所殺洪熙元年以都指揮同知李

英為都督討之所斬獲千餘人牛馬羊駝十四萬有竒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闕謝罪上宥之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為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自是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初禪師賞竹領真自永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其姪揖刺藏卜嗣仍留西寧正統時詔歸安定輔其主正統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我使往問復為所掠

詔戒安定王亦攀丹約束部落毋生事十一年
亦攀丹卒子領占斡世兒嗣成化時為土魯番
所破苗裔失散弘治初安定王領真斡即兒子
千奔請嗣王許之自是入貢不絕正德七年為
亦卜剌所據餘衆內徙嘉靖間令部首為指揮
領其衆自後安定王無傳而阿端久沒無復可
考云

其後苗裔失散弘治初安定王領真斡即兒子
千奔請嗣王許之自是入貢不絕正德七年為
亦卜剌所據餘衆內徙嘉靖間令部首為指揮
領其衆自後安定王無傳而阿端久沒無復可
考云

沙州

沙州在嘉峪關西與赤斤接境本漢燉煌地唐
天寶末陷于西戎大中五年張羨潮以州來歸
詔以沙州為歸羨軍以羨潮為節度使領河沙
甘肅敏西等州朱梁時張氏絕無嗣州人推長
史曹羨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
來貢授本軍節度宋建隆三年加中書令興國
五年元忠卒贈燉煌郡王而以其子延祿為本

軍節度咸平四年封延祿譙郡王五年從子宗
壽殺延祿權知留後朝廷不能討乃以宗壽為
節度祥符末宗壽卒子賢順嗣為節度表乞金
字藏經茶藥金箔詔許之天聖初遣使來謝貢
乳香礪砂等物自景祐至皇祐中貢方物不絕
焉我朝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遣
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酋困即來買住二
人為指揮使給印誥困即來領衛事遞進都指

揮都督宣德七年来告饑 上以勞内事外非
計 命肅州具糧五百石使困即来自取之頃
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舊城不許正統四
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逋入哈密及罕東
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困即来以聞 上命
哈密罕東還其逋并歸侵地仍諭困即来毋盜
鄰啟釁其後屢偵瓦刺哈密事情来告 上嘉
勞之賜綺幣晉其子都指揮僉事喃哥及指揮

食事薛令等各一秩七年困即來請戍卒助修
苦峪舊城泛之城竣入讞 賜綺幣襲衣歸言
瓦刺也先欲為弟娶其女 詔聽自便九年困
即來卒子喃哥嗣為都督食事弟克羅俄領占
為都指揮使佐喃哥領衛事明年沙州衛都指
揮兀魯思不花貽書邊將言指揮乃兒不花等
欲誘瓦刺掠沙州守臣以聞 上以其書無喃
哥名令總兵任禮覈之明年任禮疏言喃哥弟

鎖南奔為瓦剌偽封今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
虞有他變 勅禮招撫之十三年禮擒鎖南奔
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順釋弗誅
是時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屬二百餘戶一千二
百三十餘人來歸 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
衛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

火州

火州即古高昌本漢車師前王地所謂交河城是也在嘉峪關外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抵于闐北接瓦刺東南至肅州一日西域長史戊己校尉竝居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晉為高昌郡呂光張軌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統之魏世祖時有闕爽者自稱高昌太守尋為沮渠無諱所奪無諱死又為蠕蠕所

併立闕伯周為王高昌之稱王自此始也伯周
死子羨成立其逆兄首歸殺羨成自立已而首
歸又為高車主阿伏至羅所殺于是張孟明馬
儒相繼為王而俱為國人所害遂共推長史麴
嘉為主會噉噉破烏耆烏耆衆請主于嘉嘉以
第二子為烏耆王高昌由是始大矣元魏時朝
貢不絕俗好書故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
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

士許之嘉死子堅立梁武帝時遣使貢羊刺密
頃之獻鳴鹽枕蒲桃良馬瓊瑜等物隋開皇中
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時堅死子
伯雅立大業五年來朝泛擊高麗還隋以宇文
氏女華陽公主妻之唐武德中遣使獻狗雌雄
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牽馬嚼燭言得
自佛蒜云伯雅卒子文泰嗣貞觀初來朝後與
西突厥連結稍壅絕諸國朝貢之經高昌者太

宗遣李道裕往問狀文泰遣使謝太宗引使責
而主數年朝貢不入無藩臣禮明年當發兵擊
而國主善自面尋復諭入朝文泰稱疾不至乃
遣將侯君集薛萬契苾何力牛進達等帥兵討
之文泰懼發病死子智盛立君集等以兵薄其
城智盛降君集分兵畧定凡三州五縣二十二
城戶八千口三萬馬四千挺聞太宗大悅乃披
其地置交河天山柳中蒲昌高昌等縣初西突

厥遣葉護屯兵浮屠城與高昌為援至是懼而
來降以其地為庭州置蒲類縣君集遂勒石紀
功凱還獻俘徙高昌豪傑于中國智盛并弟智
湛俱封郡公趨氏傳國九世凡百三十四年而
亡智湛有子昭好學歷司膳卿頗能辭章弟崇
裕有武藝永徽中為石武衛翊府中郎將封交
河郡王及安史之亂遂為回鶻所據宋建隆中
來貢元時號畏兀兒太祖平西域置達魯花赤

監治之至我朝更號火州永樂七年土酋遣人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還言其國風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自宣德以來或三年五年朝貢不絕云城東七十里曰柳陳即唐柳中縣也西百里曰土魯番即唐交河縣也其人貌類高麗目深鼻高辮髮後垂衣尚錦繡其地有城郭田畜而兵器書史婚姻喪葬與華

夏同烏俗事神信佛字有真草頗似韃靼亦常
僭用回回語音好騎射時節潑水為戲地無雨
雪每盛暑人皆穴地而居其山川奇秀者最多
有靈山貪汗山火焰山天山蒲顛海瀚海其產
馬橐駝羊刺白疊子砂鼠赤白鹽火蚕繇胡桃
蒲萄硃砂阿魏之屬

外史氏曰高昌最爾小國也闐氏再傳而易姪
遂為翹氏乃翹氏僅僅守其故土亦九世而亡

笑其事至蒺藜不足論論其顛末以為積弱不振者之鑑云

土魯番

土魯番亦車師地漢武帝通西域樓蘭車師當
道常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武帝
遂遣趙破奴擊破之至宣帝時分為車師前後
王土魯番即前王地也在高昌西百里歷漢魏
唐宋皆屬高昌元時高昌更號畏兀兒故又屬
畏兀兒我朝永樂六年番僧清來率其徒法
泉等來朝貢命清來為國師法泉等為土魯

番僧綱司官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
土魯番遣使隨誠入貢遂授其酋長為都督都
指揮等官宣德五年番酋都督僉事尹吉兒察
及指揮猛哥帖木兒等各率其孥來朝請畱自
效 上嘉其誠從之 賜居第什器尹吉兒察
死其子卜烟川兒復來歸授指揮僉事正統天
順間屢來朝貢成化初阿力始強自稱速檀速
檀者王也累引兵劫掠哈密諸郡地九年遂入

哈密據其城執王母奪金印阿力死二傳至滿
速兒相繼擾哈密及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為
患不休嘉靖初王瓊招撫之復歸哈密語具哈
密傳中滿速兒死子沙速檀嗣次子馬黑麻復
據哈密耕種沙州遣使求貢并求給地以居守
臣以聞兵部議土魯番父子世濟兇惡今馬黑
麻結婚瓦剌潛耕屬衛意在西抗彼兄東侵我
土奸謀發露乃始款關求貢請居近地此正欲

為窺伺甘涼之謀漸不可長宜令守臣諭以棄
夷界限不可踰越毋妄乞地方毋盜種沙田毋
殘害哈密毋苛取貢夷乃可許其通使如執迷
不悛陽順陰逆則宜徵兵征討閉關絕貢 詔
可二十六年馬黑麻赴關納款土魯番亦使火
者阿力克等八百餘人叩關總兵仇鸞巡撫傅
鳳翔盡延入關居之甘州故事土魯番五年一
貢貢使半留肅州半留甘州至是諸夷貢不如

期且請毋析居屬楊博代鳳翔不許因稍為調
傳示寬恤 詔姑從之嘉靖末沙速檀以潛掠
北虜中流矢死弟馬速嗣屢貢隆慶時馬速死
馬黑麻嗣其弟瓚非速檀虎來失速檀阿卜撤
亦並遣使求貢守臣為請禮部言瓚非等所請
本非令甲但遠人效順難以終絕而一姓四使
又於禮不可宜姑令瓚非等各附一使於馬黑
麻使中以示羈縻 制可其地忒哈密千餘里

中經黑風水草俱乏其初國甚小至阿力以沒
吞併諸國勢漸張地廣人衆大異曩時然皆挾
哈密以徵利至隆慶以後不復事哈密而土魯
番亦不敢復為患矣始陳誠使回言其國城西
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
也近山有高臺傍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泛
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
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

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
羅漢洗頭削髮處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
崖下小山累累峰巒秀麗峰下白玉成堆似玉
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
理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骨又東
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坡坡石瑩
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群山
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

于闐

于闐在中國萬里張騫所窮河源一出于闐者
是也光武末為沙車王所并其將休莫霸自立
為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遂滅沙車服
從者十三國與鄯善並稱大國云元嘉初于闐
將輸棘等殺漢長史王敬漢不能討晉太康中
遣使貢古玉印宋齊時不通中國後魏太武遣
高涼王那討吐谷渾慕利延利延懼驅其部落

渡流沙那軍急追之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
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月加上
表請援公卿議于闐萬里蠕蠕野掠小寇不能
久為患即遣師無及耳遂止不發兵然亦朝獻
不絕梁武天監中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終梁
世凡四入貢焉周達德初獻名馬隋大業中頻
遣使朝貢時其王姓王氏字早示唐時其王姓
尉遲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初遣使入獻後

三年遣子入侍阿史倫杜爾之平龜茲也其王
伏闕信大懼使子獻橐駝三百長史薛萬備至
于闐陳唐威靈勸入見天子伏闕信乃隨使者
來高宗授右衛大將軍賜賚特厚留數月遣之
請以子弟宿衛上元初身率子弟酋領七十人
來朝從擊吐番有功唐以其地為毗沙都督府
授伏闕信都督凡五傳而尉遲勝立至德初以
兵赴難因請留宿衛唐以其弟葉護曜權知本

國事頃之進方圓二美玉徑各五寸光可鑑髮
上以示道士言解言解曰此一龍玉一虎玉圓
者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寶若投於水必有虹
霓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崑谷為虎所寶若以虎
毛拂之即紫光迸逸百獸懾伏上令試之果驗
詢問使者曰圓者得自漁人方者得自獵戶因
命藏之內府以後絕不復至矣及石晉時其王
李聖天自稱唐宗遣使來貢方物晉遣張鄴高

居誨等冊聖天為太寶于闐國王七年乃還宋
建隆初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為匣玉枕一本
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後自乾德以
至加祐或比歲貢或間歲一貢元祐中以其使
至無常令歲一至闕自紹聖訖於宣和朝貢不
絕先是太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者晝忽見
使者至營急負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
乘之俄覺騰空而去頃之駐馬但覺室宇宏麗

使者引貴入見其主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
曰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
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空而旋軍
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中馬也天禧初
貴年已五十八遂往于闐至秦州忽遇一道士
引登高原令貴閉目頃復令開視山川頓異道
士曰此于闐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觀池中有
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閉目

少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矣發其物
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州貴歸以獻元
時內屬丞相伯顏至其國鑿井得一玉佛色如
截昉照之皆見筋骨脉絡如生佛然此皆一竒
事也我朝永樂二年頭目打魯啞亦不刺金
遣使貢玉璞十二年吏部陳誠至其國國主激
弱隣國交侵避居山谷永樂以後西戎奉貢不
相侵伐始得安息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土

人機巧好歌舞紡績俗尚淳屠僧尼尤多雖國
王亦輒持竺戒相見輒跪稍知禮節尊卑凡人
歿者以火化之收骨共葬一塔各以長紉為序
以沙為塚居喪者剪髮長四寸云佛見鴈死於
地以沙葬之胡人稱為鴈塔後佛涅槃循其故
事亦以沙葬而立塔烏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皆
深目高鼻惟于闐貌似華夏河源至于闐分為
三河曰白玉河黑玉河綠玉河皆出玉而色異

每歲秋水涸國王滂玉於河國人始得滂玉其
山則古蹟葱嶺贊摩寺比摩寺其產蒲桃酒胡
錦花葢布砂磧鼠脰臍芸輝五色玉

外史氏曰傳稱于闐俗尚浮屠余觀其歸附中
國恭順不二自有國以來不聞以一矢相加遺
豈天性耶抑其好生惡殺所得於受戒者然也
至王貴所授玉印事甚竒夫希世之寶固自有
鬼神呵護然卒無關於成敗之數殊不可解豈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居沙漠間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里
即漢龜茲也昔昭帝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
田輪臺輪臺與龜茲相連龜茲貴人姑翼與王
共謀殺賴丹宣帝時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
國兵攻龜茲執姑翼斬之會烏孫公主遣女至
京學鼓琴漢遣使樂奉送女還過龜茲龜茲王
留不遣公主遂妻之元康初龜茲王絳賓與主

女入朝自以為漢外孫壻也漢厚賜之留一年
遣歸後數來朝賀自是衣服宮室侍從周衛出
入傳呼如漢家儀然胡人為之語曰驢非驢馬
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
謂漢外孫成哀間往來尤數漢待之亦甚厚王
莽時絕東漢初復通魏文帝即位遣使貢獻晉
武初遣子入侍及惠懷之亂朝貢遂絕焉秦苻
堅遣將呂光伐西域至龜茲龜茲王白純載寶

出奔光入其城立白純弟白震為王而歸周保定初隋大業中俱遣使入貢唐貞觀初其王蘇伐疊獻馬太宗賜璽書撫慰之後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烏耆龜茲乃遣兵援之太宗怒議討龜茲是夜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昴胡分數且終乃遣將阿史倫杜爾及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破烏耆執其王阿那支龜茲大恐王及酋長皆棄城走保撥換城

杜爾圍之閱月執王及其將羯獵相那利詣軍
是役也杜爾凡破五大城所獲男女數萬遣使
諭降小城七百餘威震西域乃立其弟葉護為
王勒石紀功而歸獻俘闕下太宗喜謂群臣曰
夫樂有紀朕嘗言之土城竹馬童兒樂也金翠
羅紈婦人樂也買遷有無商買樂也高官厚秩
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
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徧觴之初孝恪之擊烏耆

也龜茲有浮屠善數嘆曰唐家終有西域不數
年吾國亦亡果如其言太宗赦其王布夫畢罪
拜中郎將遣歸國頃之龜茲亂唐復破之以其
地為龜茲都督府更立布夫畢子素稽為王授
都督職長壽初王孝傑破土蕃復四鎮地置安
西都護於龜茲以兵三萬鎮焉於是沙磧荒絕
民供資糧苦甚諫者欲棄之武后不聽開元中
王孝節遣弟孝義來朝獻遊仙枕枕之而寐則

九州三島皆在其中蓋奇物也以後未通宋自
祥符至熙寧凡九入貢其國王自稱獅子王衣
黃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事紹聖三年遣使
獻玉佛至洮西熙河經略使以其罕通使請令
於熙秦等州博買而估所齎物價答賜遣還泛
之元時更名別失八里憲宗分建諸王合丹于
此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戶綦公直為使後置元
帥府以領屯田我朝洪武永樂間入貢者三

吏部陳誠至其國浚歪思弒其國主納里失只罕自立為王遂更號亦力把力云宣德二年脫歡呵魯台歪思各遣人朝貢 賜金幣加賜歪思金刀甲冑正統以來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三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東距火州西距撒馬兒罕南接于闐北連瓦剌遂水草住牧無房屋置羴帳以居蓄牛羊駝馬少五穀飲食惟肉酪衣服類回回語言類畏兀兒服用污穢性多淫置

女市牧男子鐵以入官土多孔雀人取食之西
北有大山有泉如膏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
如飴餠甚臭服之齒落更生每元日鬪牛馬馳
為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之繁息衰耗
其山川白山中常有火煙
蓋出硎砂處金嶺熱海其產阿魏
硎砂萃牛攪瑜白氈布銅鐵之屬

外史氏曰烏孫公主之女過龜茲而其王留之
不遣遂為夫婦漢不敢問烏孫不敢爭亦橫矣

我乃以唐之盛乘其國運將終一舉而殲之而
太宗沾沾滿志自以為不世之樂今夷狄聞之
不益有輕中國之心耶 明興用夏變夷威震
殊俗風教所被率服恐後皇皇乎度越三代明
德遠矣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在亦力把力之西西連哈烈東至肅
州九千里太嘉峪関九千九百里漢為罽賓隋
為漕國西域中大國也漢武帝通西域罽賓國
王烏頭勞自以絶遠漢兵不能至數剽殺漢使
者烏頭勞死子代立遣子奉貢漢使関都尉文
忠送其使忠因與其國陰末赴共謀殺罽賓主
而以漢印綬立陰末赴元帝時陰末赴復殺漢

使趙德等七十餘人上書貢謝漢欲遣使者報
送其使杜欽上書乃止魏晉以後無聞至元魏
復通焉其王都善見城遣使朝獻在隋更名漕
國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族也其國有
順天神祠渾以金銀為之祠前有一魚脊骨其
孔中通馬騎出入大業中遣使貢方物至唐復
名罽賓王居修鮮城武德中遣使貢寶帶金鎖
水晶頗黎盃負觀中貢方物名馬太宗語大臣

曰昔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令中夏安四夷
貢獻皆微力也乃遣使厚齎賜其國王使至蜀
賓王再拜受命仍遣人導至天竺頃之獻褥特
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之瘡即愈顯慶三
年以其地為脩鮮都督府拜其王為修鮮都督
開元天寶間屢遣使朝貢獻天文書及秘方竒
藥又獻上清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仙
人玉女雲鶴之象搖動其中及代宗即位寶庫

中往往有神光異氣上令檢出之每有水旱兵
革之灾禱之無不驗者宋時未通我朝洪武
中國主帖木兒遣使貢駝馬詔厚賜之帖木
兒者故元主駙馬也後復貢馬貢海青歷洪武
朝凡四遣使奉貢焉既而遣給事傅安郭驥至
西域留居撒馬兒罕至永樂初方還言帖木兒
死孫哈里嗣上遣使祭帖木兒賜哈里璽
書銀幣哈里貢謝復遣傅安報使其屬國哈兒

密亦遣使入貢 詔賜大統文綺藥茶正統十

二年貢玉石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貢二獅子

夷使請大臣出迎郎中陸容及禮部尚書周洪

謨俱執不可 詔遣中官迎之獅子日食生羊

二醋酣密酪各二瓶官養獅人光祿日供給焉

弘治二年遣使貢獅子所過煩擾給事韓鼎言

珍禽異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未

幾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貢獅子又欲泛廣浮

海往滿刺加更市獅子入貢廣東布政陳選持
不可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
西域貢道請却之自後貢皆泛嘉峪關入嘉靖
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使入貢其國東
有養夷沙康海牙賽籃達失午西有渴石失里
迷諸城皆服屬焉土田膏腴地宜五穀人物秀
美尤多藝能王居高廣市肆稠密而山川景物
頗類中原大抵如漢書所載云其山川曰鐵門

嶼曰哈刺卜蘭河其產有鬱金香屬苾思檀水
晶塩花葉布大尾羊狻猊瓦矢實之屬

外史氏曰撒馬兒罕距中國萬里而款塞貢琛
自歸化國我朝之制服遠夷豈不盛哉然余
觀其貢獅而索大臣出迎豈一物之為重固將
以觀朝廷之有人耳既而改命中官固可逆
拆其謀然不免貴物而賤人蹇諤之風寂然無
聞惜哉惜哉至所云一魚之骨大可通騎則齊

東之語者所不道矣

其言者然不為言者之知人善則之風身者
及雖之陳表之有人耳則之必令中實固百
歸其有歸之者大耳出敗軍一勝之或重固
自歸以圖存陳之滿取也莫莫不風亦於余
衣史力曰雖也以其聖聖之固固萬里而幾
晶益其美本大固其固其固其固其固其固
知曰必陳之備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

魯陳

魯陳古柳中地距哈密千里其地中經大川砂
磧無水草牛馬過之輒死道傍多骸骨有鬼魅
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人謂之旱海西出流沙
河北出火焰山山色如火氣候和煖風俗淳朴
居人有回回畏兀兒二種土宜稌麥麻荳物產
惟小蒲桃無核棧朝宣德五年萬戶尾赤刺
遣人入貢或曰即阿力馬力云

外史氏曰哈密已出西關之外中國力所不能
及者而魯陳復離哈密千餘里不啻遠矣跋涉
來貢誰驅之而誰迫之耶近如土魯番乃爾背
逆無狀踐蹂我土地殘破我屬國夷狄固亦有
智愚哉然以其地人跡所罕至而道傍多白骨
何也昔漢通西域必得伊吾柳中車師而後可
達魯陳柳中地豈為當時戰場耶而又以為呵
力馬力者蓋亦未得其詳云

沙陀

沙陀即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初突厥有東西
一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雜居至唐貞觀七
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邲咄陸可汗而其族人
有步真者心觖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為可汗
彌射懼遂率處月等入朝步真見彌射來歸自
知勢窮亦來歸然其國尚有留者咄陸可汗以
射匱特勒却越之子賀魯統之後西突厥稍稍

疆盛內相攻其大酋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之西號為北廷而處月等又皆隸屬之處月居金婆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已而咄陸可汗寇伊州引二部兵國天山安西都督郭孝恪擊走之遂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和

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
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
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
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即處月地
置金蒲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
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
都護府統吐陸部以彌射為却護龍朔初以處
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鉄勒授

黑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為金蒲州都督累
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
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蒲州
都督封其母鼠居施為鄴國夫人輔國累爵永
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
咄支薰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
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
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

不通沙陀亦苦北廷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
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
以盡忠為軍大論自後吐蕃寇邊沙陀常為前
鋒烏父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
徙沙陀於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
曰我世為唐臣不幸陷汙今若走蕭關自歸不
愈於絕種乎元和三年悉衆三萬循烏德鞬山
而東吐蕃追擊之盡忠敗死執宜裒餘士二千

騎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之鹽州
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闖希
朝款藉以捍虜為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
耄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
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
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
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
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因詔沙陀

舉軍從之希朝鎮太原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
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州執宜
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及後
執宜以軍從討王承宗有功進蔚州刺史王鐸
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啓野
心願析其族隸諸州遂建十府以處沙陀既而
執宜復以從討吳元濟功授檢校刑部尚書入
朝番宿衛後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

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立節度使劉沔以
沙陀擊回鶻誅劉慎有功遷朔州刺史仍為代
北軍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回鶻殘衆寇河西
詔諸軍進討赤心所向虜輒披靡乃遷赤心蔚
州刺史已復平雲州守捉使龐勛之亂進大同
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賜第京師後徙節振武
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又擊敗之乾符間
以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時歲歉

文楚貪衆皆怨望邊校程懷信等與國昌子克
用謀執文楚殺之據其州乞以克用為大同防
禦畱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不能克而黃巢方
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為大同軍
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等
討無功國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
鐸襲振武盡取其賞國昌窮乃挈騎五百走雲
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兵纒三

千耳鐸引萬人團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乃引去禧宗以鐸領大同節度與李可舉等攻國昌國昌敗與克用奔北頃之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屯興唐軍薩葛首領朱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屯感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募士三萬屯隴西士鴛鷺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威

名宿將俱無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
畏比得罪于朝轉側北部不敢還今若召之使
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
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乞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
詔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促令討賊
克用募萬人趨代州詔克用還軍朔州義武節
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
同討巢克用喜即以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

國昌守代州克用破巢賊收復京師功第一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為代北節
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使光啟三年國
昌卒克用進封晉王後卒子存勗嗣討滅朱友
貞復唐祚是為唐莊宗後遼太祖嘗討沙陀降
之天顯時以沙陀後征渤海有功加賞焉
外史氏曰沙陀其初稱唐臣矣開元間叛歸吐
蕃反覆不常夷性然也至盡忠而後叩關請命

可謂善變矣國昌父子知兵善戰而朝廷慶置
失宜遂令解體以克用其才幾至老死沙漠及
李友金拔之流落之中而後得以功名自見卒
至代梁而有天下語不云乎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無力嗟嗟誠然

國書代州克用收復京師功第一進

國中書門下平章事陝西鄜公國高代杜節

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使光啟三年國

其負大異也無久數義煇想存瑞節節未左

矣父系而前天下歸不亦乎風之節世不異限

李文金姓之正卷之中也卷中必有自具卒

矣直遂今無歸以表用其才幾主安民以真又

可歸也變美國國以子味其善海而陳其真

黠戛斯

黠戛斯古堅昆國地在伊吾之西為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自李陵衛律降匈奴匈奴以陵為右賢王律為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為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挖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在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

哲面綠瞳有黑髮者以為不祥其黑瞳者必曰
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男子有勇黥其
手女已嫁黥項雜居多淫佚氣多寒有禾麥而
無果蔬有馬橐駝牛羊牛為多獸有野馬骨咄
黃羊羴羝鹿黑尾黑尾者似麀尾大而黑魚有
長七八尺者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有弓矢旗
幟析木為盾蔽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
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

垣聯韁為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允調兵
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為賦其官宰相七
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于無
員諸部食肉及馬駱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
笙觥策盤鈴祠神以水草呼巫為甘婚嫁以羊
馬為聘喪用火葬其文字言語與回鶻同法最
嚴臨陣橈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斬自阿
熱牙行四十日又二百里抵西受降城北三百

里至鷓鴣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而有
東西二道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
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劔河偶艇
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
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
皆為堅昆之人所役屬焉堅昆疆國地與突厥
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至吐蕃
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

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
米輩共治其國未嘗與中國通唐貞觀二十二
年聞鉄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
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以其地為堅昆府
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隸燕然都
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玄宗世四來
朝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語
訛為黠戛斯盖回鶻言若曰黃赤面云常與大

食吐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
鈔必待黠戛護送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及回
鶻稍哀即自稱可汗回鶻伐之不勝其將句錄
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
焚其牙悉收寶貫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山南
距回鶻舊牙十五里矣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
使送還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
中復遣使上書言狀武宗大悅以其窮遠能修

職貢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
國風宰相李德裕上言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
如貞觀時為王會圖以樂後世苾之又詔阿執
著宗正屬藉于阿執請乘秋馬肥擊取烏介可
汗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
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齧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
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為宗英雄武誠明
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或謂黠戛斯小

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哀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大中元年阿執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至遼太宗天顯六年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來穆宗至景宗嘗遣使入貢云

益蘭

益蘭者蛇之稱也初山中居人見一巨蛇長數十步送穴中出飲河水腥聞數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詔遣劉好禮為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遂以此為治所先是教部民俗皆以杞柳為杯皿剝木為槽以濟水不解鑄作農器好禮以聞乃遣工匠教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

吉利吉思

吉利吉思初以漠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
姻卽此蒙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餘里相傳乃
滿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為九千戶其境長
一千四百里廣半之

十四百里觀半之

歲時改邑地以承陳林其為高六千以其勢身
歐何地遠以承其地南去大嶺萬里里林樹以
吉林吉思以承其地女四十八與息地人思以

吉林吉思

撼合納

撼合納猶言布囊也其地口小腹巨形顯布囊
因以為名在烏斯東兼可之京子定之京子定
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木林險阻野獸多而畜
字少貧民無恒產者皆以樺皮作庐帳以白鹿
負其行裝取鹿乳採松實及劄山丹芍藥等根
為食冬月亦乘木馬出獵

高會於日亦來未以出能

負其亡美以東惟來公齊及開山丹以樂等對

半少貧男無財蓋皆以舞文以新以白與

土節育二山口下出入木林劍理理得及山高

自以武以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灑合臨臨言亦矣也其出口小題目所購市業

灑合臨

謙州

謙州以河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
南謙河西南唐蘆嶺之北居民數千家皆蒙古
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漢人也土地沃衍夏種
秋收不煩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

林林不敷疎疎地亦玉翠故為地既

固為入林之玉燦燦蓋數入也生與茂林具鮮

南驚河西南再驚驚之北司為燦千家皆驚古

驚所以可驚以去大驚入千里寄言林古思東

驚州

謙河

謙河經大河西北流西南有河浦水東北有王
須水皆巨浸也會謙而注于昂可刺河北入於
海俗與諸國異其言語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
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
產名白黑海